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 
第三十八回 回慶生辰鍾雄被獲 闖大寨智化遭擒

詩曰：二月二日江上行，東風日暖聞吹笙。  
花鬢柳眼俱無賴，紫燕黃蜂各有情。  
萬里憶歸元亮井，三年從事亞夫營。  
新灘莫悟遊人意，更作風簷夜雨聲。

且說鍾雄一見作的這壽詞，更覺歡喜，寨中人一個個文武全才，何愁大事不成。說：「我給眾位兄弟掛紅。」自己也就端起大杯來。正飲之間，只聽外邊聲如鼎沸，唱的、樂的、嚷的、鬧的、豁拳的、行令的、猜三的、叫五的，熱鬧非常。智爺說：「哥哥，你看這個歡喜不歡喜？咱們也該豁拳了。」豁了一陣拳，日已垂西，眾家寨主告辭，各自回寨。鍾雄恨不得大家一時出去，與這幾個知心的好朋友一處再飲才好。另整杯盤，點上燈火，點的都是通宵的壽燭。天到初鼓，智爺說：「今日山中雖然無令，我可得出去照料照料。」鍾雄說：「總是你得多受累。」

智爺隨即出來，要到早八寨瞧瞧。將到豐盛寨，眾嘍兵排班站立。智爺一看，就嚇了一跳，到裡邊隱在嘍兵身後，問工間緣故：「你們為什麼不吃酒？」嘍兵說：「我們三寨主有令，不叫吃酒，吃酒者立斬。還叫我們今天防備，預備兵器。」智爺說：「你們愛飲酒不愛飲？」早有酒頭答言：「我們都饑出涎沫來了。」智爺說：「先教五口人別處去喝，再等回來換這五口人去喝。來回更換，大家全喝著了。可別說是我說的。」

大家歡喜。智爺去後，先走五口人，喝上不回來了；又走五口人，也不回來了。大家一議論，法不責眾，全走了。寨主一瞧全走了，他也喝起來了。列位，怎麼他也喝起來了？

總歸是「天命」二字。此人不醉，不用打算盜寨主出山。智爺又到一寨，是文華寨，二百人也沒喝酒。又教他們一個招兒：一百人告假撒尿，由尿裡喝去，喝完再換，那一百人再撒。先一百人一去不回，後一百人改了告假拉屎。鬧的於義無法，自己到底不曾吃酒。餘者的寨主嘍兵，盡都東倒西歪。

智爺歸回承運殿，一使眼色，大家苦一勸酒，就把鍾雄灌醉。小童兒攙到五雲軒，把頭巾摘下去，大衣服脫了，放在牀上，放下半邊的帳簾，叫四個童兒警醒著聽差。智爺出來，看龍、姚二人在穿堂裡坐著，一問，口健將俱都醉了。智爺說：「你們預備紗包。」二人說齊備了。到承運殿，碗盞俱都撤將下去，燈火熄滅，就留了一雙壽燭，教看殿的人：「你們吃酒去罷，我今夜在此處安歇。」看殿人歡歡喜喜的去了。

智爺叫大眾預備，智爺單同柳青奔五雲軒。智爺預先就告訴明白了：「大眾盜鍾雄時，但得能不殺人，千萬可別殺人。」來到五雲軒，柳青先拿了布卷，龍、姚、智三人連自己俱把鼻子堵上，把薰香盒子拿出來。這盒子乃紅銅作成，類如大清國仙鶴腿的水煙袋一樣。仙鶴的脖子是活螺絲一節一節的，一擰螺絲，一拉多長。仙鶴腹上有個瓶蓋，拿指甲一擰，瓶蓋一起，半個月牙盒裡取出香來，用千里火筒一拍，將香點著，放在仙鶴腹內，捏上瓶蓋，收起千里火筒，將銅仙鶴戳在窗櫺紙窟窿之內，後手一拉仙鶴的尾巴，尾巴有個消息通著兩個翅膀，翅膀一呼扇，腹上有個透眼，一呼扇，往裡一透風兒，由嘴內一條線相似。先把四個小薰倒，然後一轉，衝著那邊掛起來的半幅簾子裡，又是一拉仙鶴的尾巴，將鍾雄薰將過去。收了香盒子，四人進去，先把那半邊簾子掛起，拿迷魂藥餅兒先按在鍾雄頂門心上，然後把他的膀子勒緊，往起一抽，爬在龍滔身上，拿紗包兜住了他的兩臂，來回的繞住，繫了個扣兒。轉頭出去，把堵鼻子的東西扔了。

到承運殿，北俠問：「怎樣？」回答說：「得了。」一點信火，「哧」的一聲，信火騰空。

後面「嗆啞啞」鑼聲亂響。有老家人謝寬，帶著謝充、謝勇一百名飛腿短刀手，俱都點酒沒聞。信火一起，大家說不好了，殺奔前來。正到後宅門，沙老員外橫叉不許進去，說：「寨主大醉，今日晚間憑爺是誰，不許進去。」謝寬說：「我奉夫人之命，有要事見寨主回稟。」沙爺說：「不行，明日再見。寨主已睡，有話也不能說。」見二枝火起，家人急了，說：「老寨主不教我進去，可不行了。誤了我的事情，可要得罪寨主了。」沙爺說：「你還敢怎樣？」一抖手中叉。家人舉刀，兩個兒說：「爹爹躲開。」

二人一低頭，暗器出來了，一個是低頭錘，一個是花妝弩。仗著沙爺躲得快，不然中了暗器了。自己隨退，大眾並不追趕，俱奔五雲軒去看寨主。

沙爺出來，眾人已到小飛雲崖口，聽後面趕來，嚷喝：「快將寨主留下！好一群狼心狗肺之人！」大家往上一圍，鑼聲亂響，後面人陸續都來了，連武國南、武國北、金槍將於義、鐵棍唐彪——早八寨內總有不吃酒的人，也不有甚醉的。飛雲口上是聞華鎮守，小五寨內人全沒喝酒。此山口上石頭是直上直下，如鏡子面兒一樣。山口不寬，橫著滾木，兩邊有絨繩兜住，有四名嘍兵拿著刀聽吩咐。刀剝絨繩，滾木往下一滾，就把人軋的骨肉如泥。北俠是兩隻夜眼，看的分明。上面聞華聽鑼聲一響，自己就齊隊，二百人全是長鉤鉤。若要頭根滾木放下去，用鉤鉤往前一推，就不能用絨繩兜了，就拿鉤搭住，要放的時候，一摘鉤，就放下去了。北俠把著刀往上一跑，跑到七成，還有三成到了上面了。聞華叫：「放滾木！」刀剝絨繩，「鏗」的一聲，「咕嚕」、「咕嚕」、「咕嚕」、「咕嚕」滾下山去。一看北俠已到後面，嘍兵用長鉤鉤一推，北俠就勢用寶刀一划，「呵呀呵呀」一陣亂響，鉤鉤一折，人人往前一撲。北俠不忍殺人，反與聞華交手。你道北俠怎樣上來的哪？跑到半山，看見放滾木，黑忽忽的奔自己而來，並無躲閃之處。一看旁邊山石上，可巧有一塊石頭鼓出來許多，又有由石縫中出來一棵小樹兒，自己一蹬那塊石頭，單手一搬那棵小樹，容滾木過去，再往當中一躍，兩三個箭步就到了上頭。拿刀一剝，各嘍兵往前一爬，隨即聞華的叉就到了，一反手，「嗆啞」的一聲，叉頭墜地。也是聞華命中所犯，還剩一棍，撒腿就跑。眾嘍兵勢如破竹，北俠就在山口上大叫：「眾位！如今已得了飛雲崖口，咱們的救兵也到，攻破了君山！」南俠、雙俠保護著龍滔、姚猛，往上就跑，隨後就是沙老員外，緊跟著就是柳青。

到小飛雲崖口上面，就聽見「哎喲」一聲，焉知曉是智爺被捉。智爺倒是一分好意，瞧見他們得了飛雲崖口，自己先擋住大眾，容他們上頭再得一寨，自己再上去不遲。憑手中這口刀遮前擋後，工夫不小了，虛砍一刀，往上就跑。眾人意欲要追，於義不教往上去。智爺這才放心，剛一回頭，「撲哧」、「哎喲」、「咕嚕嚕」、「撲哧」是中於義一鏢，「哎喲」是嚷了一聲，「咕嚕嚕」是滾下山來。智爺把雙睛一閉，淨等著刀槍亂紮亂刺。可憐北俠大眾連個影兒也不知，他們自顧往前闖。

就見君山外面火光沖天，殺聲振耳，必是蔣四爺外面助陣。前面嘍兵擋路，一齊嚷叫：「快把寨主留下！」二百嘍兵列開一字長蛇陣，當中有一家寨主，姓廖叫廖方，擋住去路說：「快把寨主留下！牙崩半個『不』字，休想活命！」丁二爺躡上，廖方的雙鋼往下一劈，劍往上一迎，「嗆啞」一聲，雙鋼皆折；「泐」的一聲，頭中墜地。過了荻子坡，就是龍背陀。二百嘍兵，一家寨主，廖圓手中燕翅鏢。展南俠並不答話，「嗆啞啞啞啞啞」。「嗆啞」，是把鏢削折，「鏗啞啞」，鏢頭落地。回頭就跑，嘍兵四散。

到了前引山，二百嘍兵，一家寨主，北俠一露面，寨主回頭就跑，嘍兵一亂。你道這家是誰？毛保見北俠，焉有不怕之理？過了前引山，到了前引洞，過不去了。二百嘍兵，也沒有兵器，寨主是賽尉遲況英。看見前邊的山洞極深，非得進洞內不能打開石門。上面是山，下邊是洞，上邊拿石頭壘起一堵牆來，若有人奔洞，二百嘍兵拿石頭亂打，一人一塊，就是二百塊。越近石頭越大，故此誰也不能向前。幾個人過去，幾個人跑回來了，多少身上還帶點傷兒。這回是北俠往前，嘍兵不但不打，還是亂嚷亂

跑。北俠躡入洞中開門。

你道什麼緣故？是蔣四爺辦理外頭之事，大人上了武昌府，二爺、先生保護，帶了大爺、三爺上了晨起望。□五晚間約會合村老叟、頑童、中年漢，由旱路而來。盧、徐、蔣、焦、孟、史、路、魯，大眾乘三隻船，在連雲峰下坎等候。見了兩支信火，不見三枝，叫大眾嚷喝：「天兵天將到了，四面八方攻破君山了！」就在山外放起一把火來，滿山遍野烈火飛騰。借著火光，徐慶獨自一人拿著一口刀，自爬上山去。常言一句：「不巧不成書。」要沒徐慶，這山萬萬闖不出來。三爺到了上面，看見祝英，抽後就是一刀，幸而祝英一閃躲過，嚇的撒腿就跑。徐慶並不追趕，為的是瞧看下面大眾，上邊問道：「你們可拿了鍾雄？」大眾告訴：「已然拿獲了，山下見罷。」眾人出洞，蔣四爺迎住，暫且不表。

單提的是北俠，搶上了飛雲崖口。武國北一拉武國南退下，找了個避淨所在，說：「哥哥，大勢不在了，咱們疾速護夫人逃難罷。」武國南打算一番好意，連連點頭，到於後面求見夫人。婆子帶將進去，來見夫人。見了夫人，雙膝點地說：「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我家寨主教他們盜出君山，天兵天將殺將進來，玉石皆焚。夫人，早作準備才好。」姜氏夫人一聽，眼含痛淚說：「早知道寨主的禍不遠矣，苦勸不聽。我活著是君山人，死了是君山鬼，我是萬不能出山。」武國南說：「夫人不出君山，可以使得。我們把公子、小姐保將出去，若是有禍患，日後倒有報仇之人。」夫人無奈，說：「你們倒是一番的美意。」就叫婆子、丫鬟與公子、小姐多穿幾件衣服，打點細軟金珠，包裹停當。這一逃難，就有性命之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